京劇叢刊

第二十三集

武松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二十三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京劇叢刊 第二十三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570）[IV V 23]　類别　戲劇・電影一京劇
字數 59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4
1954年12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0120 冊

定價 4,100 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値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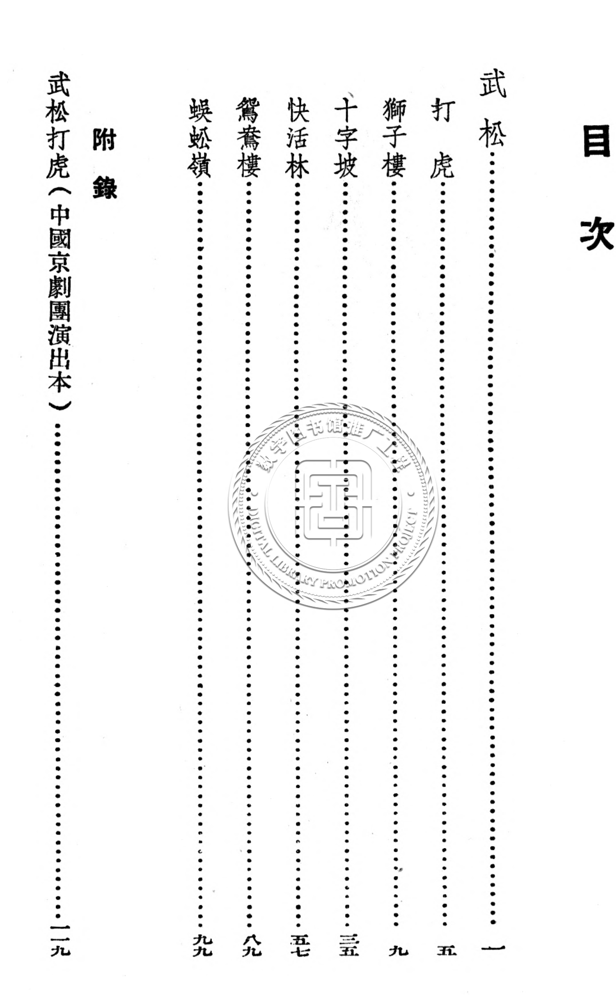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附錄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武松

前　記

武松是我國民間傳說中的古代英雄人物。這裏選取了有關他的故事的『打虎』、『獅子樓』、『十字坡』、『快活林』、『鴛鴦樓』、『蜈蚣嶺』六個劇目。

武松回家探望他哥哥武大，途中喝醉了酒，經過景陽崗時，在醉中赤手空拳打死攔路傷人的猛虎，從此名聞遠近。

豪紳西門慶唆使潘金蓮用藥酒毒死丈夫武大。武松到官衙告狀，縣官受了西門慶賄賂，反打了他四十板。武松怒憤塡膺，決心尋西門慶復仇。在『獅子樓』酒館裏，將西門慶殺死，然後殺了潘金蓮。因而被判發配孟州。

綠林英雄張靑、孫二娘夫婦，在『十字坡』開設一所店房。武松在發配途中宿在這裏。因與孫二娘言語不合，黑夜之間厮打起來。孫二娘不敵，喊來張靑幫助；張靑問出武松名姓，遂訂交。

武松到了孟州。孟州管營施忠的兒子施恩慕武松英勇，與他結拜爲兄弟。施恩有一座酒館『快活林』，被綽號『蔣門神』的惡霸蔣忠佔去，武松替他趕走了蔣忠，奪回『快活林』。

蔣忠勾結張都監誣害武松，武又被發配恩州。蔣忠暗派四十名徒弟，買通解差，要在『飛雲浦』殺害武松。武松覺察，將他們全都殺死；並改扮差人模樣，連夜混進孟州城。在『鴛鴦樓』上殺死蔣忠、張都監，縋城逃走。

武松在逃亡途中，又遇見張靑夫婦，他們替武松改扮成行者模樣，薦往『二龍山』去聚義。武松行至『蜈蚣嶺』，遇着爲非作惡的蜈蚣道人黃飛天強搶民女張鳳琴；不禁大怒，將黃飛天殺死，救出了張鳳琴。

這六個劇目是根據蓋叫天先生的演出本，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田淞、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陳西汀共同協助蓋先生整理的。整理時，僅對個別詞句略加修訂。

又，蓋先生『打虎』本，不帶酒館；中國京劇團根據崑曲本『打虎』（明代沈璟作『義俠記』中之一折）進行整理的本子，有此一節。茲作爲附錄，藉供參考。

打虎

第一場

〔四獵戶上〕

獵戶甲：衆位請了。

衆　：請了。

獵戶甲：只因景陽崗出了猛虎，攔路傷人，奉了太爺之命，捉打猛虎，就此前往。

衆　：請。

〔同下〕

第二場

武松：（內）嘿！

〔『五擊頭』，武松微醉上，欲吐未出〕

武　松：好酒！

（唱西皮散板）

適才離却酒館門，

要往景陽崗上行。

俺，武松。離却柴府，尋找哥哥。適才酒館吃了一回酒，酒家對我言道：『景陽崗出了猛虎，攔路傷人。』趁天色尙早，就此闖過崗去。

（唱散板）

甩開大步往前闖，

尋找哥哥走一場。

〔向前眺望山路，再回頭看太陽，尋思天色尙早，可以趕過崗去。踉蹌而下〕

第三場

〔虎形過場〕

第四場

〔武松醉步上〕

武　松：（唱『沽美酒』帶『太平令』）

手拿着棍一條，

手拿着棍一條。（醉望山路）

行幾步，哦呵路途遙，

崗道崎嶇路難找。

〔虎嘯，武松打了個寒噤〕

呀！耳聽得聲聲虎嘯。

〔圓場。虎形上，武松驀然見虎，大驚〕

俺呵！吓得俺魂飛膽銷！

〔向左右讓虎，虎猛撲武松，武松閃開〕

戰兢兢，百忙裏找不出山崗路道。

〔虎再撲武松，武用棍打虎，虎由武身上躥過，轉身又向武猛撲；武松踢虎，再用棍打，棍折斷；武松右手抓住虎尾，左手按虎頭，力擊三拳，至虎不能動，抓起拋入山澗。酒湧上，吐出〕

〔四獵戶上〕

四獵戶：何人將虎打死？

武　松：俺乃武松，將虎打死。

四獵戶：好，隨我等稟報太爺知道。

〔同下〕

——『打虎』劇終——

獅子樓

第一場

武松：（內）士兵，帶路！

〔士兵引武松上〕

武松：（唱二黃搖板）

一日離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士兵帶路往家奔——（小圓場）
不覺來到自家門。
衙前有事，速報我知。

〔士兵上場門下。武松撣身上灰塵，看門〕

武　松：爲何將門開放？（進門，小圓場）哥哥！嫂嫂！哥哥！（見靈牌，大驚）啊！靈牌！（急取靈牌觀看）武大之位！（跪哭）哥哥呀！

（唱哭頭）

哭一聲兄長，啊……

〔潘金蓮披紅衣照鏡子上〕

武　松：（接唱）兄長啊！

〔武松立起，見潘金蓮，潘急回身跑下〕

武　松：（驚疑地）

（接唱）身穿大紅爲哪樁？

啊？怎麼嫂嫂身穿大紅？（尋思，點頭會意，擱下靈牌，向屋中四望，看有無意外情況）有請嫂嫂。

潘金蓮：（內）來了。

〔著素服上〕

（念）大郎去世早，教人淚暗抛。（用手指沾唾沫，假作流淚）

武　松：嫂嫂！

潘金蓮：兄弟，喂呀……（假哭）啊兄弟，幾時回來的？

武　松：今日回來的。啊，嫂嫂，我哥哥得何病而死？

潘金蓮：心疼病而死。

武　松：我兄長從無此病。

潘金蓮：有道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武　松：好！好一個『人有旦夕禍福』。（逼視潘金蓮）何人買的棺木？

潘金蓮：乃是那西……

武　松：西甚麽？

潘金蓮：西鄰王媽媽。

武　松：（一怔，想到王婆不是好人）何人盛殮？

潘金蓮：何九叔盛殮。

武　松：好，明日特備水酒，酬謝街鄰。

潘金蓮：理當如此。

武　松：天色不早，嫂嫂歇息去吧。
潘金蓮：兄弟，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你也早早安歇罷。
武　松：嫂嫂，兄長一死，我要守孝靈前。
潘金蓮：既然如此，待嫂嫂陪伴於你。
武　松：（冷淡地）嫂嫂安歇。不用！
潘金蓮：（輕薄地靠近武松身旁）兄弟一人煩悶，還是嫂嫂陪伴於你。
武　松：（露怒容）不用！哼！（聯想兄長之死，不禁傷心）兄長啊！
潘金蓮：（假哭）喂呀大郎啊！（拂袖下）
武　松：（望潘金蓮下，氣忿，搓手，關門，坐下，望靈牌，再望潘金蓮房間，凝想，點頭，料兄長之死定有緣故）哥哥呀，哥哥！你若死得不明，我與你申冤報仇。……明天再作道理。（欲睡）唉，心中有事，如何睡得穩！……

〔鷄鳴。士兵上〕

士　兵：來此已是。——二爺開門來！
武　松：（驚醒）門外哪一個？

士　兵：二爺！
武　松：士兵來了，待我開門。（開門，出門）
士　兵：二爺，衙前有事。
武　松：你且前行，隨後就到。
〔士兵上場門下。武松進門看靈堂上下，略沉思〕
武　松：（向內）啊，嫂嫂！
潘金蓮：（內）兄弟！
武　松：我衙前有事。
潘金蓮：（內）早去早回。
武　松：好好看守門戶，我去了。正是：兄長死不明，（出門）何日得知情！（下）

第二場

〔王婆上〕
王　婆：老身王婆。與西門大官人定下一計，用砒霜將武大毒死。聞聽武二回得家

來，這小子可不是好惹的，我不免尋個地方躲避躲避便了。（走）

武　松：（內）嗨！

（上，見王婆，急叫）王媽媽請轉！

王　婆：（見武松，一怔，立即故作殷勤）武二爺，你幾時回來的？

武　松：昨日回來的。

王　婆：家中之事，可曾知曉？

武　松：多謝王媽媽費心。（逼視王婆）

王　婆：（神色不安）我應當幫忙的呀。

武　松：我特備水酒，酬謝街鄰。王媽媽你是要去的。

王　婆：我還有事，多謝武二爺。

武　松：（緊逼王婆）王媽媽你去的好！

王　婆：我實在有事。（且說且走）

武　松：（發怒）王媽媽！回來！我們一同前去，走！走！走！（逼王婆走）

王　婆：是是是。

武　松：你在頭前等我。

〔王婆下〕

武　松：此處離何九叔家中不遠，不免去至那裏，探聽虛實。正是：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圓場）來此已是，九叔開門來！

何九叔：（內）來了。

（下場門上，念）王婆心腸狠，大郎喪殘生。——哪一個？（開門）哦！二爺。

武　松：九叔。

何九叔：請進。（同進門）請坐。

武　松：有座。

何九叔：二爺，幾時回來的？

武　松：昨日回來的。

何九叔：令兄之事，可曾知曉？

武　松：我特來領教。

何九叔：二爺容稟！

（唱四平調）

細說原因、細說原因：
惱恨王婆狗賤人，
勾引了奸夫西門慶，
害死令兄命歸陰。
二爺若還不相信，
銀兩骸骨作證憑。

〔武松先接銀，後接骸骨〕

武　松：這是我兄長的骸骨？
何九叔：正是。
武　松：（哭）兄長啊！（將骸骨置袖內，銀子還給何九叔）九叔，將這銀兩收下。
何九叔：我是不能收的。
武　松：你大膽收下，有甚麼事情，都有我呢。
何九叔：好，我就收下。（收銀）

武　松：九叔，我特備水酒，酬謝街鄰，煩勞九叔替我代請代請。

何九叔：是是是，都有我呢。

武　松：小侄告辭了。（出門）正是：兄長寃仇恨，今日才得明。（下）

何九叔：武二爺回來，這樁事情也就好了。命我約請鄉鄰們，不免到大公家中走走。

（出門，倒鎖門，圓場）大公在家麽？

張大公：（內）啊哈！

（上，念）老漢今年八十九，不好別的好喝酒。開開門來看，（開門）原來是老九。——老九，請進。

〔同進門，坐下〕

張大公：老九到此，有何貴幹？

何九叔：今有武二爺回來，要酬謝街鄰，命我約你們一同前往。

張大公：（大吃一驚）武二爺回來啦，請我們吃酒啊？

何九叔：正是。

張大公：哦哦哦，那是一定要去的。還有誰呀？

何九叔：還有鄆哥。

張大公：哦哦哦，我把門帶上，和你一塊兒去。

〔同出門，張大公倒鎖門，圓場〕

何九叔：有人麼？開門來！

鄆　哥：（內）啊哈！

（下場門上，念）門外叫喳喳，想必是來買瓜。開開門來看，（開門，出門）兩個老人家。——兩位老人家請進。

〔同進門〕

鄆　哥：老人家幹甚麼來啦？

何九叔
張大公：武二爺回來，酬謝街鄰，讓我們去吃酒。

鄆　哥：好，走，走，走！

張大公：小孩子，沒規矩。請你們家裏當家的去。

鄆　哥：現在我當家。

張大公：讓我問一問。（向內）我說老嫂！

鄆　母：（內）做甚麽？

張大公：你們家裏誰當家？

鄆　母：（內）我兒子當家。

鄆　哥：是吧？我把門帶上，我們走吧。

〔同出門，鄆哥帶門〕

張大公：到那裏，多吃酒，少說話。

鄆　哥：不錯，少吃酒，多說話。

張大公：嗳，多吃酒，少說話。

鄆　哥：你放心吧，他不問我，我不說；他要問我，我全給說出來。

張大公：好，那可熱鬧啦。你要是說出來，我們一個也跑不了哇。

〔圓場。王婆、潘金蓮上，開門，三人同進門〕

鄆　哥：王婆子，你還有毒藥沒有？賣給我兩包。

張大公：讓你少說話！

武　松：（內）嗨！

〔武松上，士兵隨上〕

武　松：（念）大事安排好，（決心地）報仇在今朝！（進門）列位早來了。

衆　　：二爺，我們早來了。

武　松：嫂嫂見過街鄰。

衆　　：大嫂。

潘金蓮：（哭）喂呀……

鄆　哥：別哭啦，死了個矮子，還有個長子呢！

〔潘金蓮、王婆同一驚，武松看潘金蓮，看王婆，王婆看武松，低頭〕

武　松：啊，列位，哪位年長，請來上坐。

衆　　：我們依禮而坐。（坐下）

鄆　哥：二爺，這兒還空着一位呢。

武　松：王媽媽，那邊廂還空着一席，請來坐下。

王　婆：我在這廂陪伴大娘。

武　松：王媽媽，坐下的好。

王　婆：（恐懼地）哦，是。（仍不動）

武　松：（厲聲地）你坐下的好！

鄆　哥：教你坐下你就坐下，不就得啦嗎！

〔王婆坐下〕

武　松：士兵，前後門上鎖。

〔衆一驚〕

張大公：不用上鎖，不上大菜，我們不走。

〔士兵鎖門〕

武　松：列位，俺武松有孝服在身，不能奉陪，你們自斟自飲。——士兵！斟酒抱盅伺候！

衆　：我們自斟自飲，請哪！（同飲酒）

（唱『四平調』）

酬謝街鄰、酬謝街鄰，

好酒好餚多飲幾巡。

武松：士兵，酒過幾巡？
士兵：酒過三巡。
武松：啊，列位！
衆　：二爺！
武松：武松不在家中，多勞衆位街鄰照應，俺今日要敬三杯酒。
衆　：這就不敢。
武松：士兵斟酒。

〔士兵遞酒與武松〕

衆　：我們自斟自飲。
武松：這頭杯酒，酬謝街鄰。
衆　：請哪！

〔衆同飲，士兵與武松斟酒〕

武松：二杯酒，有酒無餚，不成一敬。

〔衆同飲，士兵與武松斟酒〕

武　松：這三杯酒……

鄆　哥：（拉武松手）二爺，這第三杯酒，得給王婆子喝。

武　松：却是爲何？

鄆　哥：沒有她，你哥哥還死不了呢！

武　松：王媽媽，這杯酒，你吃了罷！

王　婆：二爺，我不會吃酒。

武　松：（怒將酒潑向王婆臉上）列位！俺今日酬謝街鄰，非爲別事；只爲我哥哥死得不明，要在列位台前領教。（衆同驚）快說！

〔武松拉住王婆，潘金蓮在旁焦急〕

張大公：哦呵二爺，我說這個這個……我說那個那個……你問王婆子。

武　松：我哥哥得何病而死？

王　婆：酒嗆心血而亡。

潘金蓮：（搶說）心疼病而死！

〔武松以手遮潘金蓮，不許她說話，手觸潘金蓮面，潘踉蹌欲倒〕

武　松：列位！王婆言道，我哥哥酒嗆心血而亡；我嫂嫂言道，乃是心疼病而死。她二人的言語不對。衆位街鄰，你們不說，士兵，拿刀來！

〔士兵遞刀，武松接刀〕

張大公：哦呵二爺，我說這個這個……我說那個那個……你問鄆哥。

〔武松拉鄆哥，看何九叔〕

武　松：九叔，你且寫好了！

〔何九叔一旁寫狀〕

鄆　哥：（念）　鄆哥開言道，二爺你是聽：勾引是王婆，兇手是西門慶。

武　松：（看潘金蓮，冷笑）你好大膽！——九叔，寫好了無有？

何九叔：狀子在此。

〔武松遞刀給士兵，接狀子，開門，出門，下；士兵隨出門，倒鎖門，下〕

張大公：唉，喝的這倒頭酒！

何九叔：怎麽駡老九！

張大公：我們一個也跑不了哇。——王婆子，走罷。

〔張大公用腰帶繫王婆，鄆哥從王婆背後用頭頂住，押王婆下；何九叔、潘金蓮隨下〕

第三場

西門慶：（內）啊咳！

（上，念）兩膀千斤力，

英雄無人敵。

霸佔潘金蓮，呵呵呵……

好個美貌妻。（楞兒暗上）

在下西門慶。是我調戲潘金蓮，買通王婆，害死武大。聞聽武二回來，必須躲避躲避。——楞兒，哪裏僻靜？

楞　兒：獅子樓。

西門慶：好，帶路獅子樓。（圓場）酒保，酒保！

酒　保：（內）啊哈！

（下場門上，念）

老店新開，吃酒的前來。——大爺！

西門慶：哪裏潔淨？

酒　保：樓上潔淨。

西門慶：帶路上樓。

〔同上樓。西門慶坐下〕

酒　保：用甚麽酒？

西門慶：英雄酒。

酒　保：好酒一壺哇！（下樓，下）

西門慶：楞兒，衙前打探，速報我知。

楞　兒：是。（下樓；酒保正要上樓，二人相撞。楞兒出門下；酒保上樓）

酒　保：酒到。

西門慶：酒保，這樓上樓下，大爺今日包下了。

酒保：是。（下樓摘招牌）今兒個有人包下了。（關門，下）

縣令：（內）膽大武松，上得堂來，胡言亂語。——扯下去打！

衆：（內）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縣令：（內）轟下堂去！退堂！

〔西門慶怕武松尋至，起身，覆樓板〕

〔武松手拿狀子上，士兵隨上。武松極度氣恨，陰沉地看一看狀子，回頭欲奔縣衙與縣官拚命，士兵攔住，示以無理可講〕

武松：士兵！西門慶，花銀錢，買通上下衙門；我上得堂去，不問青紅皂白，責打我四十大板，將我轟下堂來。我兄長的寃仇，無日得報了！（低頭尋思）

士兵：二爺，那西門慶難道說還勝似那景陽崗猛虎不成！

武松：（猛悟）

（念『撲燈蛾』）

士兵一言來提醒，

武松起下殺人心！

士兵！

（接念）我要殺那西門慶，

哪裏去找尋？

士　兵：二爺！

（接念『撲燈蛾』）

要殺西門慶，

花街柳巷去找尋。

武　松：（堅決地）前去尋他！（扯狀子，拋狀子，圓場）

（念『撲燈蛾』）

繞過花柳巷，

尊聲列位聽：

你們哪個知道西門慶，

俺奉送他十兩銀。

楞　兒：（內）走哇！

（上，念）

小子生來楞，
常在大街橫。
大爺是好漢，
我是個惹禍精；
有人惹着我，
一拳一腿挖眼睛。

〔武松拉住楞兒〕

武　松：我來問你一人。
楞　兒：哪一個？
武　松：你可知道西門慶？
楞　兒：是我們大爺。
武　松：現在何處？
楞　兒：現在獅子樓。

武松：（與士兵相視會意）獅子樓，知道了。

〔武松甩開楞兒，楞兒害怕，上場門逃下〕

武松：（念『撲燈蛾』）

聽罷小子云，

心中似火焚！（略沉思）

士兵！

（接念）我殺了西門慶，

無人與我作證憑。

士兵：二爺！

（接念『撲燈蛾』）

二爺殺了西門慶，

士兵與你作證憑。

武松：有你？

士兵：有我！

武　松：是我的好朋友，請上受我一拜！

〔武松向士兵拜畢，手略撫痛處，低頭尋思；士兵見武松尙考慮未决，因拔刀在手，以激武松〕

士　兵：二爺！

武　松：（微抬頭看士兵）……

士　兵：（猛遞刀與武松）鋼刀在此！

〔武松看刀，報仇怒火頓起，脫褶子，接刀，交褶子與士兵，命士兵回去。士兵下。武松走圓場〕

武　松：來此已是獅子樓，獅子樓！——呔！西門慶可在樓上？

西門慶：現在樓上。

武　松：爾敢下來！

西門慶：爾敢上來！

武　松：俺來也！

〔武松劈門，上樓，劈樓板，西門慶『架住』〕

武　松：西門慶！
西門慶：嗯！
武　松：你害死我兄長！
西門慶：是我！
武　松：霸佔潘金蓮！
西門慶：也是我！
武　松：這是爾做的事麼？
西門慶：做做何妨！
武　松：你好大膽！
西門慶：本來的不小！
武　松：（狠笑）嘿嘿！
西門慶：嘿嘿！
武　松：嘿嘿！
西門慶：嘿嘿！

武松

西門慶：（同）嘿嘿嘿……

武　松：我恨不能……

〔武松用刀三劏西門慶頭，二人打『奪刀』，武松殺死西門慶，下〕

第四場

〔張大公、何九叔、鄆哥、王婆、潘金蓮上；武松急上，劈門，進門，殺潘金蓮〕

武　松：衙前走走！（下）

張大公

鄆　哥：王婆子，走罷！

〔同下〕

——『獅子樓』劇終——

十字坡

第一場

〔大解子、小解子上〕

小解子：手拿無情棍，

大解子：單打犯罪人。

小解子：夥計，咱們老爺將武松發配孟州，這個差使是咱們哥兒倆的。

大解子：我說夥計，我聽說武松可有點兒扎手哇。

小解子：嗳！聽那一套幹甚麽，到了監裏先給他個下馬威。

大解子：瞧你的。走！

〔圓場。禁子暗上〕

小解子：到啦。——開門哪！

禁　子：誰呀？

小解子：上差老爺到啦，快着點兒。

禁　子：上差到啦。（開門）

〔大、小解子進監〕

小解子：（坐下）這兒有個武松嗎？

禁　子：有個武二爺。

小解子：甚麽武二爺？武松！快把他給我叫出來！

禁　子：是。——有請二爺！

〔武松下場門上〕

武　松：（唱『吹腔』）

恨蒼天累次裏困英雄。

禁　子：二爺！

武　松：（接唱）禁大哥呼喚爲何情？

何事？

禁　子：二爺您大喜啦！

〔武松聞言一怔〕

禁　子：二爺，不是這個（以手作殺頭狀）；上差到了，八成兒是把您發配了。

武　松：上差到了，帶我去見。

小解子：怎麽這武松還不出來呀？

〔武松推小解子倒地，自己坐下〕

小解子：哪兒一塊西瓜皮把我滑了一個跟頭。

大解子：二爺出來啦。

小解子：我看看。這就是武松啊？瞧我給他個下馬威！——上面敢是武……（舉棍欲打，被武松怒目嚇住）二爺！（行禮）

武　松：罷了，到此何事？

小解子：將您發配啦。

武　松：發配哪裏？

小解子：孟州。

武　松：可曾領了公文？

小解子：都準備好了。

武　松：幾時起程？

小解子：馬上就走。

武　松：好，二位打點行囊，我與衆家哥弟分別分別。

小大解子：是啦。（出監）

小解子：好兇傢伙！

〔大解子、小解子上場門下〕

武　松：（向內）衆家哥弟！

內　：二爺！

武　松：我要先行了。

內　：再見了。

武　松：禁大哥，開了監門。

（唱『吹腔』）

叫禁哥你把這監門開了。

〔武松出監，禁子暗下。大解子、小解子上〕

大小解子：二爺！

武　松：（接唱）發配孟州走一遭。

〔同下〕

第二場

孫二娘：（內）啊哈！

（上，念）我本江湖女豪家，女豪家，

鬢邊斜插一枝花；

不會穿針並引線，

練就武藝走天涯；

拉硬弓、騎烈馬，

拐子、流星當玩耍；

有人問我名和姓，
江湖人稱『母夜叉』。
在下孫二娘。配夫張青，夫妻二人在這十字坡前開了一座店房。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把招牌掛起。
（唱『吹腔』）
十字坡開店房，
夫妻二人度日光。
將招牌掛在店門外，
那旁又來行路的客商。
武松：（內）走哇！
〔大解子、小解子、武松上〕
武松：（唱『吹腔』）
行來到十字坡，
店主婆攔門坐。

我看她好像妖刁婆，
鬢邊斜插花一朵。
二位哥忙把行囊放着，
此店正好早安宿，早把枕頭落。

二位，天色不早，上前打店。

大解子：是啦，我打店去。
小解子：別忙，這兒你來過嗎？
大解子：沒來過。
小解子：這大道邊兒上，張口一個『坎兒』㊀，閉口一個『坎兒』，回頭再叫『坎兒』，
　把你絆躺下了。
大解子：瞧你的。
小解子：我也沒來過。（看孫二娘）這兒有個大嫂子。——大嫂子，請來見禮。
孫二娘：還禮。施禮爲何？
小解子：請問您哪：哪兒是店？

孫二娘：沒帶着眼睛嗎？

小解子：一對兒。

孫二娘：（指招牌）往這兒瞧。

小解子：『坡字十』。

孫二娘：『十字坡』。

小解子：哦，這兒就是店？

孫二娘：對啦。

小解子：我們三人住一宿多少錢哪？

孫二娘：紋銀二錢八。

小解子：不多，伺候好了，給你來個大把兒抓。（伸手欲摸孫二娘）

孫二娘：（用扇打小解子手）嘿！怎麼動手動脚的，不會說話！

小解子：二爺，她說我不會說話。

武　松：待我向前。——店主婆請了。

孫二娘：客官請了。（打量武松）

武　松：我三人借宿一宵紋銀多少？

孫二娘：孟嘗君子店，何必門外講價錢？

武　松：我們臨行呢？

孫二娘：臨行麽？

（唱『吹腔』）

臨行時敬你三杯酒，

陽關大道任君行。

武　松：好，打進去！

〔同進店〕

武　松：（唱『吹腔』）

進店來把頭抬，

腰刀弓箭兩邊排。

（暗地關照大、小解子）啊二位，此處是黑店。

小解子：怎見得？

武　松：現有腰刀弓箭。

小解子：不錯。（拔刀）——店婆子，店婆子！

武　松：休得莽撞。

孫二娘：來了，來了。你嚷甚麼？

小解子：（舉刀，被孫二娘架住）你這兒是黑店！

孫二娘：怎見得？

小解子：現有腰刀弓箭，不是黑店嗎？

孫二娘：此地離梁山不遠，那是防備梁山好漢的。

小解子：小毛賊兒。

孫二娘：好漢。（推開小解子執刀的手）

小解子：小毛賊兒。

大解子：（被小解子的刀碰着）哎呀！

武　松：二位呀！

（唱『吹腔』）

孫二娘：客官用些甚麽？
　　二位哥不必多敍話，
　　洩露機關把咱拿。
　　施罷一禮請坐下——
武　松：（接唱）有甚麽好吃往上拿。
孫二娘：（有意探詢）客官家住哪裏？
武　松：（接唱）店主婆不必盤問咱，
　　咱本是江湖上『噙牙戴髮』㊁。
〔小解子哼唱，武松擺手止之〕
孫二娘：（接唱）十字坡開店房，
　　單等來往過路客商。
武　松：吃酒呢？
孫二娘：（接唱）吃酒的休嫌咱的杯兒小。
〔小解子『高毛』下位，『倒毛』回來〕

孫二娘：（接唱）貪花的人兒到故州。

〔小解子跟孫二娘身後走圓場，孫二娘回脚踢小解子『倒毛』，碰倒大解子〕

武　松：（接唱）提故州，道故州，

提起故州淚雙流。

替兄長殺了西門慶，

披枷帶鎖到孟州。

孫二娘：（取包子）

（接唱）提孟州，道孟州，

現有包兒與饅首。

小解子：（接過包子）

（接唱）二爺不吃我咬一口。

大解子：（攔住）二爺還沒吃哪！

小解子：二爺請用。

武　松：（接過包子）

（接唱）用手打開肉饅首。（聞到味道不佳）

甚麽肉的？

孫二娘：上好的羊肉。

武　松：不用！

孫二娘：就罷！（放回包子）客官，幾處安歇？

小解子：我們睡一塊兒。

武　松：兩處安歇。

大解子：一處好。

武　松：兩處好！

孫二娘：（執燈）上面客官隨我來。

武　松：（向大、小解子）大家小心，明日早行。

〔孫二娘推開門，武松接燈進門，孫二娘暗摸武松腰，武松驚覺〕

武　松：店主婆！

孫二娘：作甚麽？

武　松：你這裏有酒？

孫二娘：有酒。

武　松：俺的量大。

孫二娘：俺的酒狠。

武　松：不用！

孫二娘：就罷！

〔武松關門，下〕

大
小解子：店婆子，店婆子！

孫二娘：來了，來了。

小解子：我們哥兒倆睡哪兒？

孫二娘：（執燈）隨我來。（推開門）進去罷。

小解子：（接過燈，轉交給大解子）夥計，你先睡去，我解個手兒就來。

大解子：你可快着來。（下）

小解子：這小子睡覺去了，我去找大嫂子……

大解子：（跑上）夥計，夥計！了不得啦！

小解子：怎麼啦？

大解子：床底下有個人頭。

小解子：眞的？我瞧瞧。（向內一看）我說你呀，是砂鍋按把兒——怯勺。那哪兒是人頭哇？

大解子：不是人頭是甚麼？

小解子：那是個夜壺。

大解子：別忙，我再看看。——可不是夜壺嘛。

小解子：得啦，睡覺去罷。

大解子：我睡覺去。（下；又跑上）哎呀，又了不得啦！

小解子：又怎麼啦？

大解子：床上有個人身子。

小解子：沒有的事，我再瞧瞧去。——甚麼人身子，那是個枕頭。

大解子：枕頭？枕頭那麼大個兒？

小解子：那叫二人枕。
大解子：二人枕？咱沒枕過。
小解子：快睡覺去罷！
大解子：你快點兒來呀。（下）
小解子：一會兒就來。——這小子，攪了我一個夠。——我說大嫂子，請來見禮。
孫二娘：剛才不是見過禮了嗎？
小解子：有道是『禮多人不怪』。
孫二娘：好一個『禮多人不怪』。
小解子：您久在大道邊兒上待着，我考考您的眼力如何？
孫二娘：你說罷。
小解子：您瞧我們三個人是怎麽個人兒？哪麽個人兒？
孫二娘：你們是一犯二解。
小解子：好眼力！您再瞧瞧我們哥兒倆，誰是大解？誰是小解？
孫二娘：剛才那有髯子的是個大解。您哪，是個小解。

小解子：爛倭瓜——不禁刮（誇）。剛才那一位是個小解；我是個大解。他非但是個小解，還是我手底下撥拉過來、撥拉過去這麼一個小跑兒。

大解子：（暗上，抓住小解子）好哇！誰是你的小跑兒？

小解子：嘿，你呀，聽錯啦！我跟大嫂子說，咱們哥兒倆有點餓了，讓大嫂子給咱們哥兒倆撥拉過來、撥拉過去來這麼一個小炒兒，咱們哥兒倆好喝酒。

大解子：小跑兒，小炒兒，音同字不同。睡覺去罷！

小解子：別忙，我還沒解手兒呢。你先睡罷，我一會兒就來。

大解子：你磨煩甚麼！（下）

小解子：大嫂子，你別瞧我們哥兒倆打打鬧鬧的，我們還是門兒親戚哪。

孫二娘：甚麼親戚？

小解子：我呀，是他的姐夫，他是我的小舅子。

大解子：（暗上，抓住小解子）誰是你的小舅子？

小解子：誰說你是小舅子了！我跟大嫂子說，剛才進店的時候叫釘子把我的襖袖刮破了，我跟大嫂子借根針線縫縫我的襖袖子。

大解子：小舅子，襖袖子，又是音同字不同。
小解子：瞎打哪門子岔，睡覺去罷！
大解子：你可快着來呀。（下）
小解子：大嫂子！
孫二娘：你怎麼還沒睡呀？
小解子：還沒睡呢。大嫂子，您挨哪兒睡呀？
孫二娘：就在那邊兒小屋裏。
小解子：幾個人哪？
孫二娘：就我一個人兒。
小解子：一人兒多悶得慌啊；我跟您……（欲拍孫二娘肩，被孫推開）
孫二娘：嘿，怎麼動手動脚的！着打罷！
〔二人對打，小解子被孫二娘打倒，就勢進門〕
小解子：關門睡覺。明兒見！（關門，下）
孫二娘：且住！方才那一囚犯，道我的店是個黑店，看他關門之時，倒有與我較量之

意，（決意和他鬥一下）哼！你就是銅打金剛，鐵作羅漢，少時也教你領教領教孫二娘的手段！

〔上場門下〕

第三場

〔武松執燈由下場門上，巡視室內，擲燈，上炕（桌），睡下〕

〔孫二娘上，用水澆濕門軸，拔簪撥門，進門，摸到武松身旁，武驚醒坐起，孫『臥爬虎』，武用腿探索，孫跪地『下腰』，接翻『軟滾背』避開〕

孫二娘：（學貓叫）喵兒……

武　松：（鎮定）貓兒辟鼠，隨牠去吧。（再暗聽）

〔孫二娘立起，武松下桌，二人對摸，手相碰，武抓孫頭，孫低頭，躥上桌，翻下，出門，帶門倒鎖。武在屋內拉門，不得開。孫上場門下。武掙開手桎，折斷鏈條，解罪裙，脫褶子，以罪裙包手桎，擎起作爲武器，佇立傾聽動靜。孫持匕首再上，摸到門鎖，揮刃削鎖，破門而入。武見刃光，朝光閃方向試探進擊，未觸及對手，

復退回原位；二人對摸，偶然相碰，同時一驚，彼此都知道了對手所處地位，再循方向摸去，又相觸；武故意不動，等待對手進攻，俟孫匕首砍來，扔掉自己的武器，奪孫手中匕首；二人相持不放，孫終不支，匕首被武松奪去；武掃孫『爬虎』，將匕首猛向孫頭部擲出，被孫閃過，刃中地上；二人均欲尋匕首，同時握住其柄，拋出匕首，徒手起打；武『飛脚』打孫『搶背』，乘勢摸索進攻；再對摸，打『五折』；武抄孫『扭絲爬虎』，孫『烏龍絞柱』踢武『搶背』；武上桌，孫撫腿上痛處，倚桌稍歇，武發現桌前有呼吸聲，以掌擊孫臉，揪孫上桌，互相扭打，同跳下，接打『拿法』；武擰孫『滾背』；孫擬穿窗逃走，被武抓住，扔『爬虎』；武舉桌砸下，孫仰臥踢開，奪門出；武追出，抓孫『旋爬虎』，再抄『倒扎虎』，打『搶背』；孫下，武追下〕

第四場

〔孫二娘上〕

孫二娘：張青哪裏？

〔張青下場門上〕

張　青：何事驚慌？

孫二娘：前面有一大漢，與我打！（下）

張　青：我去會他！（脫褶子）

〔武松上，與張青相碰，對打。孫二娘再上，三人小打，『架住』〕

張　青：好漢留名。

武　松：在下武松。

張　青：哦，武二爺。慢動手！

武　松：請問二位？

張　青：在下張青。

孫二娘：孫二娘。

武　松：原來是張青哥嫂，失認了。

張　青：豈敢。適才不知，多有得罪。請至後店一敍。

武　松：請！

〔扯小圓場，互讓，『尾聲』，同下〕

——『十字坡』劇終——

㈠ 江湖上所用暗語。

㈡ 卽好漢之意。『水滸』第二十四回中有『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男子漢』之語。

快活林

第一場

〔蔣忠上〕

蔣　忠：（唱『點絳唇』）

武藝高強，心粗膽壯，憑拳棒，獨霸一方，孟州俺爲上。

（念詩）某家膂力有千斤，誰人不知蔣門神；

霸佔房糧與地土，孟州道上我爲尊。（四徒弟暗上）

某，蔣忠。來到孟州，拜在都監張大人門下，倒也逍遙自在。聞聽此處新開一酒館，名叫『快活林』，我不免前去瀟洒一番。——小子們，好好看守門戶。

四徒弟：啊！（兩邊下）

蔣　忠：俺不免快活林走走。
（唱西皮搖板）
邁步且把大街上，
快活林中飲一場。（下）

第二場

〔施恩上〕

施　恩：（念引）愛習拳棒，結英雄，遠近名揚。
（念詩）豪傑生來性情剛，　愛習拳棒與刀槍。
結交天下英雄廣，　孟州道上美名揚。（劉槐暗上）
俺，施恩。爹爹施忠，孟州爲官。是俺性愛武藝，專喜結交英雄好漢。新開一所酒館，名叫『快活林』。看今日天氣晴和。——劉槐，將招牌掛出。

劉　槐：是。（掛招牌）

蔣　忠：（內）走哇！

（上，唱西皮搖板）
來在街頭用目望，
只見酒館在一旁。
酒保！
劉槐：吃酒的？請進。
〔蔣忠進門，坐正中席上〕
劉槐：用甚麽酒？
蔣忠：好酒取來。
劉槐：好酒一壺！（取酒，擺上）
蔣忠：（飲酒）酒保，酒錢多少？
劉槐：三錢二。
蔣忠：好，酒錢上賬。
劉槐：我們這兒不記賬。
蔣忠：這酒館是哪個開的？

劉　槐：是我們施公子開的。

蔣　忠：好，對他言講，將這酒館讓與某家開上幾天。

劉　槐：壞了。——公子，您自己上前罷。

施　恩：呔！何方狂徒，竟敢在此撒野！

蔣　忠：住了！俺乃孟州道上人稱蔣門神。快將酒館讓與某家，免得自討無趣！

施　恩：一派胡言，着打！

〔起打，蔣忠打傷施恩左臂〕

〔劉槐溜下〕

蔣　忠：滾了出去！

〔施恩下〕

劉　槐：（捧賬簿上）這店裏一切賬目，我都清楚，請大爺賞飯吃。

蔣　忠：收拾收拾，將大奶奶接到店中，吉日開張。

劉　槐：遵命。

〔劉槐隨蔣忠身後，爲蔣撣灰塵。同下〕

第三場

〔四站堂軍、施忠上〕

施　忠：（念引）監管配軍，按律施行。

〔大、小解子上，投遞公文〕

大小解子：武松到。

施　忠：押上堂來。

小解子：有請二爺。

〔武松上〕

武　松：參見太爺。（跪下）

施　忠：鬆刑！（小解子鬆刑）——現有回文，你二人回差去罷。

〔大、小解子下〕

施　忠：下跪可是武松？

武　松：正是犯民。

施　忠：抬起頭來。

〔武松抬頭〕

施　忠：嗯！（武松低頭）武松！太祖創業之時，定下一條律法，所有人犯，發配到此，先打一百殺威棍。——左右，扯下去打！

武　松：太爺！

〔施恩由下場門暗上〕

武　松：（唱『吹腔』）

是犯民替兄報仇恨，

一路之上受苦情。

施　忠：住了！

（唱『吹腔』）

太祖爺留下殺威棍，

犯人到此不容情。

人來與我扯下打——

施　恩：（接唱）施恩向前有話云。

施　忠：你來作甚？

施　恩：武松在景陽崗拳打猛虎，與民除害；替兄報仇，殺了西門慶，也是丈夫所爲。況且發配到此，已然無罪，爹爹就該饒恕於他。

施　忠：是呀，發配到此，也就無罪了。——本官念你景陽崗打虎，與民除害，殺死西門慶，替兄報仇，將你寬恕。倘若生事，定要加罪於你。退堂！

〔四站堂軍、施忠下〕

〔武松起立，向外行走〕

施　恩：壯士！

武　松：我與公子素不相認，爲何這般恩待於我？

施　恩：此處不是講話之所，轉至花園。

〔圓場。家院下場門迎上〕

施　恩：請坐。

武　松：請問公子尊姓大名？

施恩：在下施恩。方才大堂之上，乃是家父。

武松：（感到突然）原來是施公子，失認了。

施恩：豈敢！聞聽壯士在景陽崗拳打猛虎，與民除害；又替兄報仇，在獅子樓殺了西門慶，令人欽佩。

武松：（因施恩提潘金蓮與西門慶事，微帶愧色）慚愧呀！

施恩：（自悔失言）大丈夫所爲！啊壯士，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武松：有何金言，公子請講。

施恩：我有意與壯士結爲金蘭之好，不知意下如何？

武松：且慢，俺武松乃一介武夫，怎好高攀？

施恩：四海之內，皆爲兄弟。

武松：高攀不上。

施恩：兄長不必推辭。

武松：從命了。

施恩：你我各敍年庚。

武　松：在下二十八歲。

施　恩：小弟二十四歲，你是大哥。——來來來，看香案伺候。

〔牌子，家院擺香案。武松解去罪裙〕

施　恩：大哥請來上香。

武　松：你我一同上香。請。

〔二人同跪下〕

武　松：（唱『吹腔』）

將身跪在地埃塵，

施　恩：（接唱）弟兄結拜叩神靈。

武　松：（接唱）要學那桃園三結義，

施　恩：（接唱）莫學孫龐鬥智人。

〔同拜，起立〕

施　恩：撤去香案。

〔家院撤香案〕

武松：賢弟引我去見伯母。

施恩：少時再去。——酒宴擺下！

〔『小吹打』，同入座。家院斟酒，下〕

武松
施恩：請。（飲酒）

施恩：（左臂疼痛，停杯不飲）唉！

武松：賢弟因何停杯不飲，莫非有心事？

施恩：無有甚麽心事，請來飲酒。（舉杯，未飲又放下）唉！

武松：啊，賢弟，我看你定有心事，與我說明，我與你分憂解愁。

施恩：無有甚麽，大哥請酒。（舉杯看膀）唉！

武松：（起疑）哦呵明白了。

施恩：明白甚麽？

武松：你乃宦門公子，與我武松結拜，想是玷辱於你，是也不是？俺便去也！（起立離席）

施恩：（離席拉武松）啊，大哥，不必錯疑，小弟實有心事在懷。

武　松：有心事，就該與我說明。

施　恩：大哥有所不知，是我前番背着家父，開了一所酒館，名叫『快活林』。那一日來了一個惡霸，名喚蔣忠，人稱『蔣門神』，吃酒不把錢，反將我左膀打傷，酒館奪去。（看膀，膀痛）

武　松：（一怔，知施恩有要他報仇之意）原來如此。好，你我既結爲生死弟兄，賢弟仇人，就是愚兄仇人。他住在甚麽地方？我前去尋他。

施　恩：那蔣忠武藝高强，兄長不可鹵莽。

武　松：（冷笑）他非三頭六臂，俺何懼於他？走！

施　恩：看天色已晚，我們留他一夜，明日再去尋他。

武　松：好，就依賢弟。後堂拜見伯父、伯母。

施　恩：請。

武松
施恩：（同）正是：

施　恩：心中只把蔣忠恨。

武　松：明日奪回快活林。

施　恩：兄長請至後面，明日會他。

〔施恩暗喜，隨武松同下〕

第四場

〔四店伙抬酒上，店東甲隨上〕

店東甲：夥計們，販來好酒，抬回店中去賣呀。

衆　　：走哇。

〔圓場，進店，四店伙抬酒下，店東甲坐店內〕

武　松：（內）賢弟請哪！

〔武松、施恩、家院上〕

武　松：（唱西皮散板）

弟兄行在大街上，

兩旁俱是好客商。

賢弟帶路往前闖！（圓場）

只見酒館開道旁。

來此已是酒館。——呔！蔣忠滾了出來！

施　恩：啊，兄長，這不是快活林。

武　松：哦，愚兄莽撞了。

店東甲：（聽門外人聲，出門）這不是施公子嗎？

施　恩：啊，店東。

店東甲：不敢。這是哪一位？

施　恩：乃是我結拜的大哥，在景陽崗拳打猛虎的武松。

店東甲：哦，這就是武二爺，請來相見。

施　恩：兄長，這是我的老友，要見見大哥。

武　松：哦！

店東甲：啊，武二爺，在景陽崗拳打猛虎，令人欽佩。今日得見，我要把敬三大杯。

武　松：萍水相逢，怎敢叨擾。

店東甲：四海之內，皆爲朋友。

武　松：擾你三杯。

〔同進店。店東甲敬酒〕

武　松：（接杯，看酒）好酒！（飲）

〔店東甲敬第二杯酒〕

武　松：（看酒）哦！果然好酒！（飲）來來來，還有一杯。

〔店東甲敬第三杯酒，武松飲完〕

武　松：多謝了。

〔武松、施恩出店。店東甲下〕

武　松：（看施恩）好酒！

（唱西皮散板）

三杯酒下咽喉我的心中快爽！（圓場）

〔店東乙上〕

武　松：（接唱）只覺得兩膀力却似金剛。

好酒！（看酒館）來此已是酒館。——蔣忠滾了出來！

施　恩：啊，兄長，這還不是的。〔店東乙一驚〕

武　松：哦，還不是的。愚兄又莽撞了。

店東乙：（出門）哎，這不是施公子嗎？

施　恩：正是。

店東乙：身後何人？

施　恩：乃是我新結拜的大哥，在景陽崗拳打猛虎的武松。

店東乙：哦，武二爺，景陽崗拳打猛虎就是他！請來相見。

施　恩：啊，兄長，這也是我的好友，要見見大哥。

店東乙：這位就是武二爺麽？

武　松：不敢。

店東乙：你在景陽崗拳打猛虎，爲民除害，令人欽佩。我要把敬三大杯。

武　松：是呀，是我賢弟的朋友，擾你三大杯。〔同進店〕

武　松：老先生，你們此處的酒好！

〔店東乙取酒。施恩見武松貪酒，頗不高興。店東乙斟酒敬武松〕

武　松：叨擾了！（接酒）老先生請！

店東乙：請！

武　松：賢弟你吃。

施　恩：（不高興地）我不吃。

武　松：待我來飲。（飲）果然好酒！來來來。

〔店東乙敬第二杯〕

武　松：（飲）乾。好得很！還有一杯呢，老先生。

〔店東乙敬第三杯，施恩攔住〕

施　恩：啊，兄長，你不要過了量啊。

武　松：（覺施恩過慮，微笑）賢弟呀！

（唱西皮散板）

賢弟休把兄小量，

細聽愚兄說端詳：
李太白吃醉酒『嚇蠻』寫上，
俺武松吃醉酒能把虎傷。
賢弟，不妨事。（飲）——改日再會。
〔店東乙下。武松、施恩出店，武松酒湧上來〕
武　松：走，走，走，會會蔣忠去。
施　恩：（看武松，見他酒醉，失望）啊，兄長，不要去罷！
武　松：怎麽不去？
施　恩：（不敢直說）啊，兄長，今日天色已晚，我們明日再去的好。
武　松：（醉眼看天色）天色還早，走走走！
施　恩：不是呀，你吃得醺醺大醉，此去焉是蔣忠的對手！
武　松：（聞言大怒）哦！
（唱西皮散板）
聽一言來怒滿膛，

英雄頭上冒火光。
此番去把酒館往，
管敎蔣忠吐血亡。（向施恩表示不曾醉）
走，走，快走！
〔圓場〕
武　松：賢弟，怎麽還不曾到？
施　恩：那……就是快活林。
武　松：哦，那就是快活林，賢弟隨愚兄去吃酒，吃酒。來呀，來呀，快走幾步！
〔同下〕

第五場

〔蔣大娘上〕
蔣大娘：（唱西皮搖板）
我在後店安排定，

迎接買賣吃酒人。
在下蔣大娘。大爺出外習演拳棒，看天氣晴和，不免將劉槐喚出，也好開張做買賣。——劉槐哪裏？

劉　槐：（內）啊哈！
（上，念）
聽說叫劉槐，兩腿跑得快。
劉槐就是我，我就是劉槐。
參見大奶奶。把我叫出來，有甚麽吩咐？

蔣大娘：今日天氣晴和，掛招牌做買賣。

劉　槐：是啦。（拿招牌）
（念）
招牌掛，掛招牌，
忙將招牌掛出來。
有吃酒的上這兒來！

武　松：（內）賢弟，請哪！

〔武松、施恩、家院上〕

武　松：賢弟，怎麽還未到？

施　恩：這就是快活林。

〔武松拉施恩膀，施恩傷痛〕

施　恩：哎喲！

武　松：賢弟，不妨事罷？愚兄莽撞了。

施　恩：不妨事，不妨事。

武　松：我們走！

施　恩：（看左膀，再看武松醉狀）兄長，小弟左臂疼痛，不能與蔣忠厮打，我不去了。

武　松：（冷笑）好，賢弟請回。

〔施恩回身下，家院隨下。武松脫褶子欲進店；劉槐出門，被撞跌倒，起身，要打武松；武松一撥，劉槐又跌下。武松摘了招牌，進門。蔣大娘站起來看武松；武松一脚踏桌上，以輕鄙的眼光看蔣大娘，擲招牌打中蔣大娘脚〕

蔣大娘：哎呦！（坐下）

武松：（坐下，拍桌大叫）酒保！

劉槐：來啦，來啦！你幹甚麽的？

武松：吃酒的！

〔武松以手碰劉槐下巴，劉急讓開〕

劉槐：吃甚麽酒？

武松：好酒拿來。

劉槐：好酒一壺哇！（拿酒壺、酒杯）酒到。

武松：（看酒壺、酒杯，嫌小，擲杯、壺於地，打着劉槐脚）取大罈來！

劉槐：哎呦！怎麽往脚上扔啊？

〔拾起酒壺、酒杯，下；抱大罈、大碗復上，擺桌上〕

劉槐：酒到。

武松：打去泥頭！

〔劉槐打去罈上泥頭，武松吹泥土，迷劉槐眼〕

劉槐：怎麽往眼裏吹！

武　松：斟酒！

劉　槐：賣酒的不斟酒。

武　松：斟是不斟？

劉　槐：就是不斟。

武　松：你不斟？

劉　槐：我不斟。

〔武松拿碗欲打劉槐〕

劉　槐：斟，斟……

〔劉槐斟酒，武松飲酒〕

武　松：好酒！酒保，此處可是快活林？

劉　槐：正是快活林。

武　松：這座酒館，是哪個開的？

劉　槐：（背白）怪不得這麼橫哪，他還不知道這店是誰開的呢！我來跟他道道字號。——我告訴你說：這個酒館兒是蔣大爺開的。

武　松：哪一個？

劉　槐：孟州道上，人稱蔣門神蔣大爺開的！

武　松：敢是那蔣忠？

劉　槐：要叫大爺！

武　松：（知道確是找對了，自言自語）哎，不錯。

劉　槐：（以爲武松同意叫大爺）本來的不錯。

武　松：酒保，你叫甚麽名字？

劉　槐：你問我呀，嘻嘻，我叫劉槐。

武　松：你怎麽叫劉槐呢？

劉　槐：我爸爸姓劉，我媽養我的時候，在槐樹底下養的，所以叫劉槐。

武　松：劉槐！

劉　槐：在這呢。

武　松：我來問你：那蔣忠他往哪裏去了？

劉　槐：你問我們大爺呀，他到郊外練拳去了。

武　松：哦，練拳去了。幾時回來？

劉　槐：那可沒有準兒。

武　松：（看看蔣大娘，吃酒，少停）劉槐，我與蔣忠是好朋友，他不在店中，我就在此等他一等。

劉　槐：喝！有這樣的朋友！——你愛等你就等罷。

武　松：（又看蔣大娘，漸漸心頭火起）等他煩悶，還是飲酒。

〔扔酒碗，左脚踏凳，右脚登桌上，抱罈喝酒；劉槐仰面倚桌上接飲流下的酒；武松放下罈子，砸劉槐鼻子〕

劉　槐：哎呦！

武　松：（下地）好酒哇，好酒！

劉　槐：七八十年的老酒，怎麼會不好哪？

武　松：（用罈子打劉槐肚子）不好！

劉　槐：哦，不好。

武　松：（指蔣大娘）劉槐，她是何人？

劉　槐：你問的是她呀，我們蔣大奶奶。
武　松：她是蔣忠的老婆？
劉　槐：要叫蔣大奶奶。
武　松：叫她過來，陪你二爺吃酒。
蔣大娘：劉槐，劉槐！
劉　槐：來了，來了。
蔣大娘：他說甚麼？
劉　槐：沒說甚麼，大奶奶。
武　松：劉槐！
劉　槐：來了，來了。
武　松：快些叫她過來！
蔣大娘：劉槐，劉槐！
劉　槐：來了，來了。
蔣大娘：他到底說的甚麼？

劉　槐：他胡說八道，沒說甚麽。

武　松：劉槐，劉槐！

劉　槐：來了，來了。

武　松：怎麽這樣慢騰騰的！

劉　槐：嘿，我可告訴你：你酒喝多啦，可別胡說八道的。要讓我們大爺知道，三條人命。

武　松：怎麽？

劉　槐：我們大爺知道，活活把你給打死。打死你，吓死我，逼死我們大奶奶。

武　松：哎——咻！慢說是蔣忠的老婆，就是蔣忠他娘，也要陪伴二爺吃酒。

蔣大娘：住了！膽大狂徒，竟敢在此撒野，可知道蔣大奶奶也不是好惹的！

武　松：着打！

〔武松舉鏜子向蔣大娘擲去；劉槐從後面抱武松；蔣接着鏜子向武松擲回，武松低頭讓過，鏜子恰好打中劉槐身上。劉槐鑽到桌下。武松與蔣大娘小打，擒住蔣大娘〕

武　松：將你放在酒缸裏面！（丟蔣大娘）

〔蔣大娘下〕

〔劉槐欲下，見武松回身，復鑽進桌下〕

武　松：（念）　潑婦來撒刁，　怒惱俺英豪。

一怒打酒館，　你這買賣……

〔劉槐鑽出抱武松腰，武松擰劉槐頸〕

武　松：（接念）　做不牢！

〔武松吐酒，推劉槐倒地，劉槐爬起〕

劉　槐：壞啦，走了根啦。

〔武松打劉槐耳光〕

劉　槐：（一挺頸骨）哎，好啦！

武　松：我在後店等他，快去尋那蔣忠！（下）

劉　槐：不好了，大奶奶上哪兒去啦？（尋蔣大娘）呦，怎麽跑到酒缸裏去了，　成了醉螃蟹啦！

〔劉槐拉蔣大娘上〕

蔣大娘：劉槐，這可怎麽好哇？

劉　槐：咱們一塊兒去找大爺去罷。

蔣大娘：走！

〔同下〕

第六場

〔四徒弟、蔣忠上；劉槐、蔣大娘急上〕

蔣大娘
劉　槐：大爺，大事不好了！

蔣　忠：何事驚慌？

蔣大娘
劉　槐：來了一個黑大個兒，把店裏打得個唏哩嘩啦。

蔣　忠：哦，他叫甚麽名字？

劉　槐：他叫——沒問。

蔣　忠：提起你大爺的名諱，也就是了。

劉　槐：唉，不提您哪，還則罷了；提起了您哪，一塊兒打。

蔣　忠：（抓劉槐）哇呀呀！（扔劉槐倒地，脫褶子，摘頭巾，交與劉槐）

〔蔣大娘、劉槐、四徒弟下〕

蔣　忠：（念『撲燈蛾』）

聽一言來怒滿膛，怒滿膛！（圓場）

教俺頭上冒火光，冒火光！（圓場）

進得酒館用目望——

〔進店，左右兩望尋找。武松從下場門上，打蔣忠脊背，蔣忠摔倒，爬起〕

蔣　忠：哇呀呀！

（接念）何方小輩敢逞強？

武　松：住口！

（念『撲燈蛾』）

怒惱俺武松！（打蔣忠伏地）

蔣忠聽分明！（蔣忠爬起）

打傷施公子？

蔣　忠：是俺。

武　松：（接念）霸佔快活林？

蔣　忠：也是俺。

武　松：呸！

〔武松打倒蔣忠，抓蔣腿〕

〔施恩、家院暗上〕

武　松：服俺不服？

蔣　忠：服了你了。

武　松：賬目呢？

〔劉槐上，舉賬本跪在施恩、武松面前〕

劉　槐：公子，替您保存，原封未動啊。

武　松：（對蔣忠）滾出去！

〔武松揮拳，蔣忠羞下〕

〔武松望劉槐，指劉槐向施恩作疑問狀〕

施　恩：這是我的老夥計。

武　松：劉槐！從今往後，你要小心了！

劉　槐：是！

武　松：賢弟請！

〔劉槐給武松撣灰塵。同下〕

——『快活林』劇終——

鴛鴦樓

第一場

〔二解差、武松上〕

武　松：（唱西皮散板）

英雄累次遭危困，
披枷帶鎖受苦情。
解差帶路往前進——

〔圓場。蔣門神衆徒弟各帶兵刃上，與二解差相見，互示會意。武松心中疑惑〕

二解差：幹甚麽的？

衆蔣徒：賣藝的。你是幹甚麽的？

二解差：我們是解押犯人的。

衆蔣徒：解的是誰？
二解差：解的是武松。
衆蔣徒：在哪兒呢？
二解差：在這兒哪。這就是武松，看明白啦。
衆蔣徒：知道啦，知道啦。（下）
武　松：（疑心）二位，他們是做甚麽的？
二解差：沒有甚麽，是賣藝的。咱們走罷！

〔小圓場。衆蔣徒上〕

二解差：幹甚麽的？
衆蔣徒：賣藝的。你是幹甚麽的？
二解差：我們是解押犯人的。
衆蔣徒：解的是誰？
二解差：解的是武松。
衆蔣徒：在哪兒呢？

二解差：在這兒呢。這就是武松，看明白啦。

衆蔣徒：知道啦，知道啦。（下）

武　松：（望衆蔣徒下，回頭逼視解差）二位，他們是做甚麼的？

二解差：沒有甚麼，他們是賣藝的。走罷！

〔武松剛一掉頭，解差乙舉刀欲砍；武松猛回頭，解差乙急將刀收起〕

武　松：（接唱散板）

他那裏藏短刀我暗地留神。（看二解差，又看手桎，尋思如何應付）

啊，二位。

二解差：好說，二位。

武　松：上前看上一看，來到甚麼所在？

解差乙：爲你這個差事，我們還得現念書去！我們不認識字，要瞧你自個兒去瞧罷。

武　松：好。（舉步，解差乙舉刀欲砍，武松猛回頭）做甚麼？

解差乙：（假裝疲倦）打呵欠。

武　松：你們往下站！

二解差：是啦。

武　松：站遠些！

二解差：我們站遠點兒。

武　松：來此已是飛雲浦，飛雲浦。哎呀且住！施恩賢弟對我言道：蔣忠買通四十名弟子，在飛雲浦前劫殺於我。就在此處。（略一沉思）啊，二位。

二解差：好說，一位。

武　松：看天氣炎熱，橋下有水，二位方便方便，去了手杻（讀『肘』），淨淨手臉，好來趲路。

解差乙：哦。——夥計，你聽明白他的話沒有？他說的『天氣炎熱，去掉手杻，淨淨手臉，好來趲路』。哎，夥計，我跟你說，咱們也該收拾收拾啦。（向解差甲暗示武松已有準備，趕快動手）

武　松：啊？你們收拾甚麽？

解差乙：我們哥兒倆，收拾行囊，好來趲路。

武　松：你要把話說開！

解差乙：沒說甚麽。

武　松：說開了！

解差乙：（見勢不好，假裝腹痛）沒有說甚麽。——哎呀不好，我肚子痛！我要解手。

（向解差甲）我叫人去！

武　松：回來，回來！

〔解差乙下。解差甲拿棍從後面襲來打武松腰，武松接住棍。解差乙引衆蔣徒上。武松掙脫手枷，起打，殺解差乙及衆蔣徒，按住解差甲〕

武　松：甚麽人敎你殺我？

解差甲：蔣忠。

武　松：哦，蔣忠！好，報信有功，賞你一刀。去罷！

〔殺死解差甲，取下解差甲身上公文，略作沉思〕

武　松：蔣忠啊，兒呀！我若不殺你，非爲人也！

（唱西皮散板）

飛雲浦前殺解公，

改扮他人混進城。
橋下有水把臉淨——（下坡，洗臉完畢，上岸）
誰人不知俺武松？
黃沙土忙把臉蓋定——（拿刀鏟泥土塗臉）
連夜進城殺蔣忠。（下）

第二場

〔二守城軍士上〕

軍士甲：奉了太爺之命，把守城門，就此前往。

〔同上城〕

〔武松上〕

武　松：嚼，開城！

軍士甲：幹甚麽的？

武　松：行路的。

軍士甲：這不是你們家，要來就來，要去就去，哪兒那麽方便哪？回去罷！

武　松：（走數步又回）嗐，開城！

軍士甲：怎麽又來啦？

武　松：我不是行路的。

軍士甲：不是行路的，是幹甚麽的？

武　松：奉了張大老爺之命，下緊急公文來了。你不開城，誤了公文，與我無干。俺便去也。

軍士甲：你回來！你回來！

〔武松聞言，知准許進城，脫身上褶子兜土〕

軍士甲：我說夥計，誤了緊急公文，咱們擔待得起嗎？

軍士乙：快給他開城罷。

〔開城。武松揚褶中泥土，迷二軍士眼，乘機進城，下〕

軍士甲：喝，好大的風啊！

軍士乙：（出城）我說下公文的，你進來罷！哎，人怎麽不見啦？不好！

〔軍士甲疑有事故，急將城門關上〕

軍士乙：嗨！怎麽關城了？

軍士甲：（開城）你快進來呀！

〔乙進城，關城門。同下〕

第三場

〔張豪、蔣忠偕二少年鄉紳同上〕

張　豪：（唱西皮搖板）

躬身施禮樓上請，

〔同上樓，入座。武松上〕

張　豪：（接唱）鴛鴦樓上飲杯巡。

送酒人：（上）送酒咧！

〔武松聞人聲，藏刀，隨送酒人身後，圓場，用刀削去送酒人帽子〕

送酒人：哎，沒風怎麽把帽子颳掉了？

〔拾帽子，戴上，上樓，擺酒，正要下樓，武松在樓下揮刀〕

送酒人：怎麼打閃啦？怪晃眼的。我來個倒下樓。

〔送酒人下樓，武松殺送酒人，急上樓，殺死衆人，以血題詩〕

武　松：（念詩）武松發配到恩州，我與蔣忠結寃仇；

張豪俱是我殺死，武松血濺鴛鴦樓。

且住！待俺去至後面，殺他的滿門家眷，連夜滾城逃走。

〔『掃頭』，下樓，下〕

——『鴛鴦樓』劇終——

蜈蚣嶺

第一場

〔黃飛天㊀、黃飛信、黃飛虎、黃飛龍、李二禿頭上〕

黃飛天：（唱『點絳唇』）

帶髮出家，一方稱霸；心膽大，常把人殺，聞名誰不怕！（上高台）

（念詩）走遍天下任某家，佔山劫搶作生涯；

腰跨寶劍光閃閃，狠心一動把人殺！

同　：俺——

黃飛天：黃飛天。

黃飛信：黃飛信。

黃飛虎：黃飛虎。

黃飛龍：黃飛龍。
李二禿頭：李二禿頭。
黃飛天：霸佔蜈蚣嶺，每日下山擄搶，倒也逍遥自在。今日心中煩悶。——衆位賢
弟，我有意下山，看看可有美貌佳人，也好做一壓寨夫人。
衆：就依大哥。
黃飛天：喚徒兒們走上。
衆：徒兒們走上！
衆小道士：（內）哎咳！
〔衆小道士上〕
衆小道士：（同念）自幼習拳棒，習拳棒，
擄掠在山崗，在山崗。
殺人不償命，誰敢來逞強！
參見師父。
黃飛天：罷了。

衆小道士：呼喚弟子，有何吩咐？

黃飛天：命你等好好看守山寨，爲師下山呵！

（念）　下山擄掠佳人，佳人。（下高台）

衆小道士：（接念）好與師父成親，成親。

黃飛天等：（接念）三杯酒，下横膛，

衆小道士：（接念）今晚師父拜花堂。

黃飛天等：好好看守觀宇。

〔分下〕

第二場

〔張鳳琴上〕

張鳳琴：（念引）　爹娘下世早，終日淚號啕。

我，張鳳琴。爹娘下世，只賸下老僕張義，將我領大成人。今當淸明佳節，不免命張義準備香燭，也好與爹娘上坟插柳。——張義哪裏？

張　義：（內）來了。

（上，念）東人下世去，門前車馬稀。——小姐呼喚，有何吩咐？

張鳳琴：今當清明佳節，你帶了香燭，隨我一同前去與爹娘上坟插柳。

張　義：遵命。——車輛走上！

〔車夫上，張義取香盤，張鳳琴出門上車〕

張鳳琴：（唱『吹腔』）

上車輛，往前行，

主僕雙雙到坆塋。

〔同下〕

第三場

〔武松上，『走邊』〕

武　松：（念詩）改扮喬裝本貌掩，行者頭陀總一般，

一路不住庵觀寺，一心要奔二龍山。

洒家行者武松。只因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殺死張豪、蔣忠滿門家眷；多蒙張青哥嫂，將我改扮頭陀模樣，又賜我書信一封，將我薦往二龍山。白日不便行走，只好黑夜而行，趁月色朦朧，甩開大步走遭也。

（唱『新水令』）

盤山邁嶺路途賒，
逐風飄一身如葉。
破芒鞋隨步穩，
破衲任縫結。
惱恨奸邪，
好教俺對荒石迤邐行野。（下）

第四場

〔張義、張鳳琴、車夫上〕

張鳳琴：（唱『吹腔』）

風吹塵滾車輪響，
來到坟塋下車輛。（下車，車夫下）
將身跪倒叩爹娘，喂呀爹娘啊！
〔黃飛天等五人兩邊上〕
張鳳琴：（接唱）怎不教兒淚兩行。
黃飛天：長得倒也不錯，上前提親。
李二禿頭：這一老頭兒，你身後何人？
張　義：乃是我家小姐，問她作甚？
李二禿頭：可有人家？
張　義：有人家無人家，與你甚麽相干？
李二禿頭：你看這是我大哥，姓黃名飛天；人稱『蜈蚣道』。將你小姐許配我大哥，作一夫人，你意如何？
張　義：滿口胡言！
黃飛天：與我搶！

〔衆將張鳳琴搶下，張義攔阻，黃飛天將張義踢倒〕

黃飛天：好不識抬擧！（下）

張　義：哎呀且住！小姐被人搶去，如何是好！待我拚着老命不要，將他趕上。（下）

第五場

〔武松上，『走邊』〕

武　松：（唱『吹腔』）

趁月下，月下奔荒郊，
心忙不辭路途遙。
俺只爲替兄殺了嫂——（急行山路）
將俺發配孟州道。
多虧了張青恩哥嫂，
改頭換臉往前逃；
又賜俺小柬書一封，

二龍山前聚英豪。

張　義：（內）等着！

武　松：（聞人聲驚向後看，接唱）

耳邊廂又聽人喧吵，

〔張義上〕

武　松：（接唱）急忙前去問根苗。

〔張義緊隨武松，武松疑是有人來拿他，踢倒張義〕

武　松：呔！黑夜間行走，定是奸細！看刀！

張　義：慢來慢來！我不是奸細，我是避難的。

武　松：有話起來講。

張　義：是，是，是。

武　松：老頭兒，你避的甚麽難？

張　義：爺爺有所不知，今日清明佳節，隨同我家小姐，上坟插柳，忽然來了一夥強人，將我家小姐搶……

武松：搶甚麽？

張義：搶了去了！

武松：（一怔）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強搶民女！（想）

張義：哎呀爺爺！我家小姐，烈性得很，此番被強人逼迫，定然性命難保。

武松：老頭兒，搶你家小姐之人，姓甚名誰，住在何處？

張義：此人姓黃名飛天，人稱蜈蚣道，就住在前面蜈蚣（二人同看嶺上）嶺上！

武松：（背白）待俺打一個抱不平再走。——老頭兒，我有意上山搭救你家小姐，你意如何？

張義：爺爺若是救了我家小姐，慢說是老漢，就是去世的東人，也感爺爺大恩大德！

（唱『吹腔』）

爺爺請上受我拜，

將我小姐救出來。

〔張義在唱中三次趨拜，武松三次退扶〕

張　義：（哭）小姐呀！

武　松：（正仰觀山勢，聞張義哭，怕被人聽見，急攔阻）老頭兒，你且住了哭！

張　義：我不哭。（武松再抬頭望山，張義又哭）唉，小姐呀！

武　松：（有些着急）你且住了號！

張　義：我不號。（武松方一抬頭，張義又哭）小姐呀！

武　松：（焦急地）哎！（張義驚怕）你喘息定了，帶洒家前往。

〔二人各整頓衣服，做上山準備〕

武　松：（唱『吹腔』）

聽他言不由我怒氣生，

走！（圓場）

（接唱）何方野道亂胡行！（張義摔倒，武松扶起）

俺武松慣管不平事，

要把野道一掃平。

張　義：爺爺不要走了，前面就是蜈蚣嶺上！

〔同望，武松因張義擋住視線，擺手示意張義讓過，張義走過一邊，武松再擺手，張義再讓〕

武　松：好一座峻嶺！——老頭兒，我此番前去，搭救你家小姐，你在此等候，你看山上火光一起，前來領你家小姐。俺去也！（欲行）

張　義：爺爺請轉！

〔武松回身〕

張　義：爺爺，方才爺爺言道，山上火光一起，我前來領我家小姐……啊，爺爺，這山上火光不起呢？

武　松：這……（想到如果自己失敗）趕快逃命去罷！（下）

張　義：好漢已去，恐怕一人不能敵衆，我不免約請衆鄉鄰前來幫助於他，也是好的。就是這個主意。㊁正是：急急走，急急跑，急急忙忙把鄉鄰找。（圓場，叫門）

〔鄉老甲上〕

鄉老甲：（念）忽聽黃犬吠，何人叩柴扉？

（出門見張義）何事？

張　義：（念）鄉親有所不知情，聽我把話說分明：

今日來了賊強盜，搶我小姐上山林。

鄉老甲：（念）聽一言來吃一驚，不由老漢怒氣生。

賊子竟敢行霸道，快快去找衆鄉鄰。

〔同圓場。鄉老乙上〕

鄉老乙：（念）忽聽人喧嚷，出門看端詳。

（出門見二人）何事？

鄉老甲：（念）鄉親有所不知情，聽我把話說分明：

今日來了賊強盜，搶他的小姐上山林。

鄉老乙：（念）聽一言來怒氣生，大膽賊子亂胡行！

集起鄉鄰追踪影，急急忙忙把鑼鳴。

〔鄉老乙取鑼急敲，衆鄉人上〕

衆鄉人：何事？

張　義：我村來了強盜，將我家小姐搶去了，大家隨我追呀！

眾　：追！

〔敲鑼，同下〕

第六場

〔黃飛天等五人帶張鳳琴上，進廟，衆小道士、醜婆子迎上〕

衆小道士：師父回來了！

黃飛天：與我拜堂成親。（『吹打』，拜堂）你們下面飲酒。

〔衆大小道士下〕

〔黃飛天拉張鳳琴入座〕

張鳳琴：（哭）喂呀……

黃飛天：不必啼哭，從了某家，你的造化不小。

張鳳琴：好賊子！

黃飛天：哈哈哈！

〔『牌子』，武松上，搬石砸門〕

黃飛天：（一驚，揮手使醜婆子帶張鳳琴下）何人竟敢來此窺探？老道，老道！

醜道士：（內）啊哈！

（上，念）老道睡覺頭衝北，遇見小鬼拉我的腿，

我問小鬼因何故？和尙要把老道毀。——師父何事？

黃飛天：有人叫門，快去看來！

醜道士：誰叫門？待我開門。（開門，武松揮刀，醜道士急將門關上）不下雨怎麽打閃？——師父，沒有人叫門。

黃飛天：你快去開門看來！

〔醜道士開門，武松殺死醜道士，進門與黃飛天開打，黃飛天敗下，武松追下〕

第七場㊀

張　義：（內唱西皮倒板）

心中只把賊子恨！

〔張義、鄉老甲、乙、衆鄉人上〕

張　義：（接唱搖板）

搶去小姐亂胡行。

鄉鄰們一同上山嶺——

〔『掃頭』，同『蹉步』下〕

第八場

〔黃飛天上〕

黃飛天：山上有了奸細，徒兒們哪裏！

〔衆大小道士上〕

衆　　：何事？

黃飛天：與我拿奸細！

〔同下〕

第九場

〔武松急上，尋找張鳳琴不見，衆道士、黃飛天上，開打，武松殺死黃飛天，衆道士逃下〕

武　松：且住！強人已死，待我尋找小姐。

〔小圓場。張鳳琴上，見武松，驚怕〕

武　松：山下有一老頭兒，你可認識？

張鳳琴：那是我的管家，我是被強人搶上山來的。

武　松：好，待我放起火來。

〔武松放火，張義領衆人上，衆見武松，疑是強人，舉械要打〕

張　義：這是恩公。

衆鄉老：哦，好漢子！

武　松：這可是你家小姐？

張　義：正是我家小姐。

武　松：好，領回家去罷。

張　義：且慢。請問恩公尊姓大名，日後也好答報。

武　松：俺就是景陽崗拳打猛虎的武松。

張　義：哦，原來是武二爺。爺爺！（跪拜）

武　松：請起。

〔『尾聲』，分下〕

——『蜈蚣嶺』劇終——

㊀ 一般本作『王飛天』。

㊁ 另一種演法，此處接念：『鄉鄰們！幫着和尚拿老道哇！』張義即下，不上衆鄉人。

㊂ 此場或將唱刪去，只上衆人過場。

附錄

武松打虎（中國京劇團演出本）㈠

第一場

〔武松上〕

武　松：（唱『新水令』）

老天何苦困英雄，
嘆豪傑不如蒿蓬！
不承望奮雲程九萬里，
只落得沸塵海數千重。

俺武松呵！

好一似浪跡浮踪，
也曾遭魚蝦弄。

呀！看酒旗上寫『三碗不過崗』，這是怎麽說？待俺沽飲幾杯，問個明白。——酒家！

酒　保：（內）啊哈！

（上念）酒酒酒，有有有；賒賒賒，走走走。——客人，您喝酒嗎？

武　松：正是。

酒　保：請到裏面。

武　松：酒家，你那酒旗上寫『三碗不過崗』，這是怎麽說？

酒　保：客人，因爲小店的酒好，力量太大，您要是喝三碗，就過不去前面的景陽崗啦。

武　松：俺却不信。取酒來，待俺吃它三十碗。取酒來！

酒　保：好大口氣。我拿酒去，您一喝就知道啦。——好酒一壺。——（取酒）客人，酒到啦。我給您斟上。

武　松：就是這個碗？

酒　保：就這碗，喝三碗就過不去崗啦！

武松：（飲酒）乾。——斟上！

酒保：給您斟哪。

〔酒保斟酒，武松又飲盡〕

酒保：客人，給您來點甚麽酒菜？（又斟酒）

武松：酒家！

（唱『折桂令』）

又何須炙鳳烹龍。（飲酒）

酒保：（自語）這位客人愛喝寡酒。

武松：斟上。

酒保：沒啦！

武松：怎麽剛吃就無有了？

酒保：我們這酒壺就盛三碗，一滴不會多，一滴也不會少。

武松：嘍！說甚麽三碗四碗，取酒來，待俺吃它一罈。

酒保：啊？

武　松：取酒來。

酒　保：嗳嗳，我給您取去。——好酒一罈哪！

〔酒保取酒罈放在桌上，打開泥頭，吹土，武松用袖拂面〕

武　松：蠢才！

酒　保：您聞，噴鼻兒香。我給您斟上。（斟酒）客人，您瞧，眞是琥珀的顏色。

武　松：妙哇！

（接唱）　鸚鵡杯浮琥珀光濃。（飲酒）

斟上！

酒　保：是。（斟酒）

武　松：（飲酒）果然好酒。斟上！

酒　保：是。（斟酒）客人，您前後喝了五碗啦。

武　松：酒家！

（接唱）　却不道五斗消醒，

三杯合道自有神功。（飲酒）

斟上！

酒　保：客人，您怎麽還喝呀？

武　松：斟上！

酒　保：嗳！（斟酒）

武　松：（飲酒）嗳！

（接唱）　何用恁虛擔驚恐。（搶鐔子，抱鐔痛飲）

酒　保：（見酒自鐔口灑在地上）哎呀，糟蹋啦，糟蹋啦！可惜了的，可惜了的！（急用嘴接酒）這酒眞好，是厲害！

武　松：酒家，酒錢多少？

酒　保：四錢六分七釐八毫三。

武　松：酒錢在此。『三碗不過崗』，俺吃了一鐔，你看俺過得去崗過不去崗！

酒　保：客人，您上哪兒去？

武　松：景陽崗。

酒　保：您眞過景陽崗，那可不行。崗上出了一隻吊睛白額大老虎，傷人甚衆。您要

過崗不是白白的送死嗎？

武　松：你不提猛虎，俺倒可不去；如今，你道崗上出了猛虎，俺是偏要過崗！

酒　保：去不得，您這不是給老虎送點心去嗎！

武　松：（接唱）分明無事生風，

依仗口巧舌能；

妄想要把俺播弄，

休看俺醉眼矇矓！

酒　保：去不得，去不得！

〔武松甩脫酒保，下〕

酒　保：去不得，哎呀！（酒上湧，嘔吐）噁！

〔酒保抱酒罈，醉步蹣跚下〕

第二場

〔武松上〕

武松：（唱『沽美酒』）

道崎嶇，路不平，

吃得個醉醺醺，

只覺得站立不穩。

嘿！酒家言道，這景陽崗上出了猛虎。分明是大話欺人，俺武松豈能受他的擺佈！待俺趲路。（嘔吐）唔……酒氣上湧。那旁有一大石，待俺打睡片刻，有何不可！（假寐，虎上，又醒）呀！好大風，好大風！（見虎）啊！

（唱『雁兒落』）

覷着這潑毛團體勢雄，

狠牙棒先摧迸；

俺這裏趨前退後忙，

這孽畜舞爪張牙橫。

（接唱『得勝令』）

呀！哦呵閃——

閃得牠回身處撲着空，
轉眼處亂着踪。
這才是虎有傷人意，
狹路上寃家對面逢。

虎啊！

你要顯神通，
便做道力有千觔重，
管教你拳下屍骨横，拳下屍骨横。

死了。（喘息）待俺下崗趲路。

〔二獵戶扮假虎上，武松見虎欲打。衆獵戶急上〕

衆獵戶：且慢！

武　松：（嘔吐）唔……

衆獵戶：你是何人？

武　松：俺乃行路的。

衆獵戶：這猛虎？……

武　松：被俺打死了。

衆獵戶：哎呀呀，這樣一隻大蟲竟被你打死，眞乃英雄也！

武　松：誇獎了。

一獵戶：請問壯士尊姓大名？

武　松：在下武松。

衆獵戶：哎呀呀，原來是武壯士。

一獵戶：就請壯士隨我等一同回去，教大家看看你這打虎的英雄。

武　松：這就不敢。

衆獵戶：壯士請！（抬死虎，圓場）

（合唱『沽美酒』）

孽畜兇暴，路人驚恐，

多少人喪生含痛！

不承望今朝僥倖，

武　松：（接唱）天降下打虎英雄。
教衆口將咱稱頌，
無意中做了個打虎的英雄。

衆獵戶：（接唱）也非是肆唇舌稱頌，
活生生兇猛大蟲，在你那拳下屍橫。

〔衆同下〕

——劇　終——

㊀ 演出本與崑曲原本不同處，主要有下面幾點：

一、原本第一場先上獵戶，唱一段『水紅花』後，卽念下。演出本删去了這一節。

二、原本武松上場先念詩和表白。爲了加強舞蹈動作，改爲出場卽唱『新水令』。

三、修改了原本武松飲酒後付不出錢來，以行囊作押賬的情節。

四、原本『酒館』『打虎』是一場，爲了演出方便，改爲兩場。又原本武松出場至劇終，共唱『新水令』『折桂令』『雁兒落』『得勝令』『沽美酒』『太平令』及『鴛鴦煞』等七曲，是爲北曲一套。由於劇中情節的修改及舞蹈動作的豐富，演出本有所變動。

一九五五年壹月七日 [illegible]

定價 ¥ 4,100